

张伯驹

捐
献
大
家

故宫博物院
紫禁城出版社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捐献大家张伯驹 / 故宫博物院编; 钱九如主编. — 北京:

紫禁城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80047-619-7

I. 捐... II 钱... III. ①汉字—书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
②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③张伯驹(1898-1982)—评传
IV. ① J222.2 ②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2679 号

捐献大家 — 张伯驹

故宫博物院编

钱九如主编

紫禁城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内)

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 1/8 字数 91 千字 图版 95 幅 29 印张

2007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-1000 册

ISBN 7-80047-619-7/J · 288

定价: 480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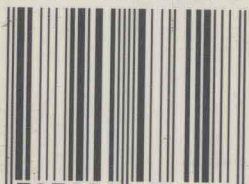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张伯驹

捐
献
大
家

故宫博物院 编
紫禁城出版社

ISBN 7-80047-619-7



9 787800 476198 >

捐献大家
张伯驹

出版者言 故宫博物院数百万件藏品中，有数万件来自个人捐赠。捐赠品中一级文物达三百余件，其价值无可计量。近六百余位捐赠者将自己所藏所爱献给国家，献给公众，此等高风足以昭示中华民族之奉献精神，天下为公之人类境界。捐献中量大物重者，多为各界名流、学问大家，可谓有斯人，有斯文，有斯学，有斯德，方有斯行。故宫博物院自当恪尽妥为保护、不断展示之职责。值此建院八十周年之际，尤应庄重纪念这些捐献者。故陆续编辑出版《捐献铭记》及《捐献大家》系列，以记其功，以念其人，以彰其德；以慰其心其愿；以告世人。故宫博物院以此铭记捐献者，亦愿知者铭记，观者铭记，闻者铭记。

二零零五年四月

故宫博物院编

捐献大家
张伯驹

紫禁城出版社



张伯驹（一八九八—一九八二年）
字丛碧
别号好好先生
河南项城人

目 录

烟云过眼 风物长存

肖燕翼 一三

我和伯驹道兄

朱家潜 一五

尘劫难移爱国志

楼宇栋 一八

张伯驹小传

楼宇栋 二二

潘素小传

楼宇栋 二四

上 编

张伯驹捐献书画

晋 陆机 平复帖 卷

《平复帖》说并释文

启 功 三 四

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流传考略

王世襄 三七

《平复帖》曾藏我家

王世襄 四二

唐 李白《上阳台帖》	卷	启功	四四
李白《上阳台帖》	墨迹		
唐 杜牧《张好好诗》	卷	启功	四九
杜牧《张好好诗》			
宋 范仲淹《道服赞》	卷	天秀	五二
范仲淹《道服赞》			
北宋 蔡襄《自书诗》	卷	天秀	五六
蔡襄《自书诗》			
从旧藏蔡襄《自书诗》	卷谈起	朱家潜	五八
宋 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	卷		六四
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			
南宋 吴琚《杂诗帖》	卷		七三
吴琚《杂诗帖》			
元 赵孟頫《草书千字文帖》	卷		八〇
赵孟頫《草书千字文帖》			
			八八
			九二

张伯驹收藏的其他书画名品

隋 展子虔《游春图》	卷	王世襄	一〇〇
谈展子虔《游春图》			
张伯驹与展子虔《游春图》		马保山	一〇六
宋 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	卷		一〇九
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			
宋 高宗书《马和之画《小雅·节南山之什图》》	卷		一一二
高宗书《马和之画《小雅·节南山之什图》》			
宋 朱胜非《杜门帖》			一二〇
朱胜非《杜门帖》			
元 钱选《山居图》	卷		一三二
钱选《山居图》			
元 王冕·赵雍·朱德润·张观·方从义和绘卷			一四二
唐寅《孟蜀宫妓图》	轴		一四六
唐寅《孟蜀宫妓图》			
明 文征明《三友图》	卷		一四八
文征明《三友图》			
明 周之冕《百花图》	卷		一五四
周之冕《百花图》			
清 吴历《兴福庵感旧图》	卷		一六二
吴历《兴福庵感旧图》			
清 樊圻《柳村渔乐图》	卷		一六四
樊圻《柳村渔乐图》			
清 禹之鼎《纳兰性德侍卫小像》	轴		一七〇
禹之鼎《纳兰性德侍卫小像》			

下 编

张伯驹著述选编

从碧书画录

一七四

从碧文选

一九九

北京清末以后之书画收藏家

一九九

陆士衡平复帖

二〇一

隋展子虔游春图

二〇一

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

二〇二

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

二〇三

宋徽宗雪江归棹卷

二〇四

从碧词选

二〇五

从碧个人所学及演之戏

二〇五

后 记

烟云过眼 风物长存

肖燕翼

1956年7月文化部颁「褒奖状」，状曰：「张伯驹、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《平复帖》卷、唐杜牧之《张好好诗》卷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卷、蔡襄《自书诗》册、黄庭坚《草书》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，化私为公，足资楷式，特予褒扬。」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名颁发。这八件珍贵的法书，均入藏故宫博物院。此外，张氏夫妇还捐献宋杨婕妤《百花图》卷等珍贵书画给吉林省博物馆。这些义举，诚如「褒奖状」中所言：「化私为公，足资楷式」，令人永远铭记。

张伯驹先生（1898—1982年），原名张家骥，字丛碧，河南项城人。著名的古书画收藏鉴赏家、诗词学家。因收藏有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卷、唐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卷，故别号「游春主人」、「好好先生」。一生的主要收藏著录于自撰的《丛碧书画录》，并撰序曰：「东坡为王駉马晋卿作宝绘堂序，以烟云过眼喻之，然虽烟云过眼，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」。「自鼎革以还，内府散失，展转多人外邦，自宝其宝，犹不及麝脐翟尾，良可慨已。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。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，但使永存吾土，世传有绪，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」。此为张伯驹、潘素夫妇所同愿，并共同实践了这一愿望。

张伯驹先生所购藏的每一件珍贵书画，都有一段曲折艰辛的过程，以致今天被搬上荧屏，演为传奇。如其编著的《春

游社琐谈》记《陆士衡平复帖》：「卢沟桥事变前一年，余在上海闻溥心畬所藏韩幹《照夜白图》卷，为沪估叶某买去。时宋哲元主政北京，余急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，请其查询，勿任出境。比接复函，已为叶某携走，转售英国」。因之恐溥氏所藏另一重宝陆机《平复帖》再遭如此厄运，故再三辗转委托求购此帖，直至溥氏母丧需钱，才得以四万元成交。兹后，「北京沦陷，余蛰居四载后，携眷入秦。帖藏衣被中，虽经乱离跋涉，未尝去身」。再如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卷，曾是「奈腰缠输尽，空思骑鹤扬州」，以无力收藏此卷为憾，及至遂愿，「为之狂喜，每夜眠置枕旁，如此数日，始藏贮篋中。」以该帖曾列入董其昌《戏鸿堂法帖》、梁清标《秋碧堂帖》中，故题《扬州慢》一词于卷后：「秋碧传真，戏鸿留影，黛螺写出温柔」，唱出与古人同一声令的婉丽词章。又如蔡襄《自书诗》册，以四万五千元购得后，「遂日摩挲玩味」，并摹习其书法，「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，乃得力于忠惠（蔡襄）此册。」

这里略举几例，可见先生一生为收藏这些国宝，百般求购又耗尽家资，既获藏又怀之行、枕之眠，朝夕摩挲，与古人为德，与古贤神交，并曾发生被人绑架，宁死不肯变卖赎身的感人之事。所谓「烟云过眼，而烟云因长郁于胸中也」，于此可见一斑，然又如先生所喻，昔北宋神宗驸马王洙（晋卿）富书画收藏，贮之宝绘堂，苏东坡为之记，记言：「吾薄富贵而厚于书，轻死生而重画，岂不颠倒错谬，失其本心也哉」。故以「烟云过眼」，说明「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」的人生道理。此论自与「子孙永宝」之辈别如天壤，然亦只是个人修养而已。先生则自始之初衷就是为国家、为民族而保护这些国宝，必会发生慨然捐献国家的义举，所以虽与苏东坡同有「烟云过眼」的感念，内涵却大有区别。

文物是因物之有文，有物之创造与流传过程的一切积淀。先生一生之传奇，捐献国宝之义举，又不能不为这些国宝增重新值，平添佳话。犹如王世襄先生所言：「我每想起《平复帖》就想起张伯驹先生。」睹物思人，将这些国宝与张伯驹、潘素二先生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又一段文物流传史。

张伯驹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，捐献的珍贵书画入藏故宫博物院，是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结下的不解之缘。值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之际，再次编辑出版先生捐献收藏的古书画集，就是让世人永远铭记张伯驹、潘素夫妇为国家、为文物事业、为故宫博物院做出的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巨大贡献。

我和伯驹道兄

朱家潜

伯驹道兄和我认识是偶然的，我的父亲翼庵先生平生收藏法书名画及各种器物，所以琉璃厂各古玩铺都经常往我家送东西，我和他们非常熟悉，也常到琉璃厂去。有一次在惠古斋，遇见伯驹，惠古斋掌柜的柳春农给我们俩人介绍的，当时我二十岁。我还记得那天我在低头看一个高澹游《万峰秋霁图》卷，柳春农陪着我的时候，忽然听他自言自语地说：「张大爷来了，四爷您慢慢看，我先去招呼一下。」说着话他就迎上去，徒弟已经开门，进来一位细高身材，三十多岁，在戏院也常遇见的人。我听别人说过，他就是张伯驹，但因为没人介绍，没说过话，所以我仍低头看画，柳春农陪他坐着。惠古斋在厂东门里，路南的古玩铺如吉珍斋、韵古斋等等都是老字号，惠古斋当时是路南的新字号，匾额是我父亲写的。柳春农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琉璃厂的同行们都叫他小柳。当时古玩行业中有几个人，如尊古斋小焦、虹光阁小杜、惠古斋小柳，都是岁数并不算太小，而以小称，大概是因为他们都能说会道很让人喜欢的缘故。当时我看完把卷子卷好，小柳看我和伯驹两人都没有主动要互相说话的意思，就笑容满面地给介绍了。我们寒暄了几句，当时我觉得伯驹说话声音很低，好象也不爱说话，所以我也不和他说话。这时候小柳就两边说，施展他的周旋本领，一个人谈笑风生，风雨不透，可是我和伯驹始终没谈下去，坐了一会我就走了。第二次是在丰润张孟嘉先生家里，孟嘉先生是一位画家，又是长我两辈的亲戚，他藏有一幅王烟客的《晓岚图》轴，一个王石谷的青绿山水长卷。伯驹这次是来看这两件东西的，我因为早已看过，所以那一次我也没有久坐。此后有时遇见不过点头而已，就是这样淡淡如水之交。这其间经过抗日战争、解